

青年创作丛书

浪头与石头

方 之 著



新文艺出版社

青 年 創 作 叢 書

浪 头 与 石 头

方 之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篇以农村中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。白馬村的青年团员貧农何順江和下中农余老头，他們在十一戶貧农的支持下，办了一个“自发社”，群众办社的热情非常高；但是在右傾保守思想的县委石書記领导下，不但不批准他們办社，而且坚决要將他們“砍”掉。这个合作社就在何順江和余老头的坚持下，在群众热烈支持下，沒有散伙，而成了个“明組暗社”。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，终于取得了出色的成績。在毛主席亲自下乡視察时，发现了这个“暗社”，贊揚了他們，他們才出头了。这篇小說富有生活气息、人物性格鮮明，語言生动洗練，是一篇有特色的作品。

浪 头 与 石 头

方 之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354

开本 787×1092 耗1/32 印張2 1/16 字數40,000

1957年6月第1版

195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5,000 定价(6)0.18元

一 雨 成 秋

春节到底是春节。虽说初三夜里下了好一场纷纷扬扬的猛雪，把大路小道都蒙严了，可是到了初四晚上，大路小道就又显出来了。拜年探亲的老人家，瞧戏赶会的青年人，把灰白色的道路踏成了乌黑杠杠。

团县委副书记戴荣特地去参加合作社的晚会，一推开門，会场里灯火通明，汗气腾腾。社干部正在招呼社外群众，忙得正欢。有的人已被請到里面，有的人却宁愿站在窗外，再請也不动。他們宁愿站在那里，看节目虽不清楚，咬耳朵却很方便。戴荣悄悄地繞到后面坐着，沒料到被一个翘鼻子的姑娘查到了，喊声：“欢迎老戴同志来一个！”立刻滿屋子的眼睛就朝他这边轉过来，巴掌就拍起来了。戴荣只好站起来，老气横秋地叹口气，人們都笑了。他說：

“不瞞各位，我是个喇叭喉嚨……”

“我們只有鑼鼓，正好缺个喇叭！”有人风趣地打斷他說。

“我这两天有点伤风……”說着，他硬打了个噴嚏，只打了半个，那个翘鼻子的姑娘就啦起来了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“唱、唱、唱！”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”“不唱打屁股！”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
亲爱的讀者，你一定見過許多毛主席的照片，但不知道你見過這麼一張沒有？

一群農民象潮水那樣地湧圍着毛主席；毛主席的个子比誰都高，卻又緊緊地和大家貼在一起。照片虽小，人虽很多，但是，人們那副眉毛那副臉，那股神氣那股勁，甚至連那開花石榴樣的滿嘴牙齒，都照得清清爽爽的。可惜的是，旁邊有那么個人，卻只照了半个肩膀，連个鼻子也沒照上——這是誰呢？

也許，你早已見過這張照片，那么就請你把書本合上吧。也許，你還沒見過這張照片，那末，就請你翻過第一頁看下去吧。這是一個似新非新、似旧非旧的故事。

一 雨 成 秋

春节到底是春节。虽说初三夜里下了好一场纷纷扬扬的猛雪，把大路小道都蒙严了，可是到了初四晚上，大路小道就又显出来了。拜年探亲的老人家，瞧戏赶会的青年人，把灰白色的道路踏成了乌黑杠杠。

团县委副书记戴荣特地去参加合作社的晚会，一推开門，会场里灯火通明，汗气腾腾。社干部正在招呼社外群众，忙得正欢。有的人已被请到里面，有的人却宁愿站在窗外，再请也不动。他们宁愿站在那里，看节目虽不清楚，咬耳朵却很方便。戴荣悄悄地绕到后面坐着，没料到被一个翘鼻子的姑娘查到了，喊声：“欢迎老戴同志来一个！”立刻满屋子的眼睛就朝他这边转过来，巴掌就拍起来了。戴荣只好站起来，老气横秋地叹口气，人们都笑了。他说：

“不瞒各位，我是个喇叭喉嚨……”

“我们只有鑼鼓，正好缺个喇叭！”有人风趣地打断他说。

“我这两天有点伤风……”说着，他硬打了个喷嚏，只打了半个，那个翘鼻子的姑娘就啦起来了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“唱、唱、唱！”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”“不唱打屁股！”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
六、七，”“耍老油条不饒你！”到了这个火候，戴荣才說：“好，我来一个！”他那双漆黑的眉毛扑啦一閃，象只鳥儿的翅膀那样。正待要唱，突然，一个乡干部找他来了，送上一封紧急通知，滿場靜了下来。戴荣匆匆地看了看通知，說：“对不起，明早我要赶回县里开会，要先告辞了。这回就唱个老一套的算了，下回再补。”他唱了一段“东方紅”，就和乡干部急忙离开了会场。

他剛跨出門，背后有个青年喊声：“老戴同志，那件事你可別忘了！”戴荣回头一笑：“忘不了！”說声“再見”，往前走了。

风平野靜，雪淡月白，路上的雪化了，又冻了，迷迷离离地閃着微光。虽是寒夜，却稍有几分暖意。春天，好象是个爱凑熱鬧的孩子，打听到人們在过着春节，就硬挤开門伸进鼻尖来了。戴荣和乡干部一边走着，一边談着，想着明天就要上县委汇报合作化情况了，心里甜甜的又慌慌的。走到村口拐弯的地方，戴荣猛見着牆角上悄悄站着两个影子，問道：“你們在干什么？”那两个青年走了出来，低低說：“巡邏！”又往那座烏灯熄火房子嘮嘮嘴，“那班家伙这几天怪活动的！”又走了一程，突然頸項被什么冰冷梆硬的东西敲了一下，地下嚙地一声，戴荣吃了一惊，一摸，一望，原来是路边枯树上的冰錐掉下来了，两个人都笑了。这时，他的思路也被打断了，側耳一听，不知什么地方响着鑼鼓，隱隱約約，閃閃跳跳，一浪赶一浪的。

初五清早，戴荣就动身了，赶到县里，会还没开。区委書

記們正在說說笑笑的：誰的女人从老家來了，誰在衛生所找到個對象了，誰過年吃了頓什麼好的。這是會前的老規矩。在下面成年累月忙的慌，沒有星期天，也沒個節日。春節雖有三天假，但是，又要忙擁軍優屬，又要忙治安保衛工作，連看場文娛會演也難得。雖然機關里有人值班，但做個區委書記要對全區負責，坐在那個位子上，還沒有坐在電話機旁邊舒服。只有到縣里開會時，主人改成縣委書記了，心里才暫時輕鬆一些，可以說句俏皮話，尋個開心，甚至還可以做個鬼臉。

但是，戴榮總覺着老規矩中還有些特別味道：大家盡扯這些事，很少談談工作，似乎太活潑了一些。是因為過節情緒高呢，還是因為別的什麼，只有三區區委書記見他來了，悄悄碰了他一下，戴榮跟着到了外面院子里。

“喂，怎麼樣？”

“什麼怎麼樣？”

“哎，動得怎樣？”

戴榮笑了起來：“呵，這個！我去了幾個地方，都熱鬧得很！特別是老社，親家母找親家母，心上人找心上人，大姨媽、二舅子、三親六眷、沾個邊兒的都來了，打聽辦社！群眾勁頭不小，只等縣委點頭。”三區區委書記說：“你別性急，一時三刻，就見分曉！”

沒等到一時三刻，匯報就開始了。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象勸酒那樣大家謙讓了五分鐘，才正式開始匯報。幾個發言人談的都差不多，群眾情緒很高，而且越匯報情緒越高，越匯報例子越生動。戴榮趕忙抓住那些關於青年人的典型例子，詳詳

細細地記下來，每記一個，都用紅筆打上個驚嘆號。

幾個發言人都有個同樣的尾巴：“超額完成發展計劃沒有問題，只等縣委決定。”戴榮從側面瞧瞧黨縣委石書記，他一句口也沒開，結結實實地坐在那裡，臉上紋風不動，眼皮搭拉着，半閃半閉地。現在輪着三區區委書記在匯報了，他听着听着，突然，攔腰岔了一句，喉嚨雖低，但大家頓時就靜了下來。他問：“呵，青馬鄉也有近半數群眾要求辦社？”對方噤了一聲，還說：“別看過去基礎不好，這次勁頭不小。”

“哦，基礎不好，勁頭不小！——你親自去過那裡？”

“去過。”

“幾天？”

“兩天多些……”

“那你倒比我強多了！我只騎了自行車走馬觀花地轉了半天。”石書記嘿嘿笑了起來，對方也跟着莫名其妙地笑了。

但是，三區區委書記很快止住了笑，戴榮發覺石書記閃閃爍爍地打量了他一眼。接着，石書記就慢悠悠地談起來：

“那天，我在路上撞見一個老头，他往鎮上去賣牛，我和他聊了一路。起初，他想要耍花頭點子：這條老牛掉了牙了，只得賣給屠坊去。但沒瞞過我的眼睛，我將了他几軍，他才說了老實話。原來，村里有人看中了他那條寶貝牛，想拉他入社，他嘴上不吭不響，肚里對作價不滿，就想出了這個花頭點子，正好，碰上了我們那位阿彌陀佛的鄉長，閉了眼睛開了証明。——這人叫楊尙廉，住在楊家園，村子東頭第二家人家就是。你曉得這事吧？”對方只好搖搖頭，登時滿臉緋紅，連戴榮也

跟着偷偷地紅了臉。

还好，石書記适可而止，沒往下追根，只說：“誰繼續汇报吧。”但是，会場气味就不同了，好象秋初夜半落了場牛毛細雨，头天还热得只能穿汗衫呢，第二天却穿上夾襖还有点凉飕飕的。秋天就这么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来了。下面的汇报就来了許多“但是”“然而”“某种程度上”。等到汇报完了，大家都悄悄地望着石書記。他个子不高，矮墩墩的，慢慢站起来說：“話都倒完了吧，还有誰要补充？”他望了一周，見沒人发言，才說下去：“嗯，下面群众办社勁头很大，特别是你們小青年，”他对戴荣一笑，“真是膈肢窩里有三把火，放个鸡蛋也煨得熟！”戴荣埋着头，只在本子上乱涂五角星星，“但是，別給胜利冲昏了头脑，群众沒发动之前容易右，一动起来就容易‘左’，这点我們見得多了，有不少教訓。”說到这里，他頓了一下。

这时，办公室主任陆灵翻了翻記錄。他記錄有个竅門，前几頁專記好的，后几頁專記坏的，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，要紅有紅，要黑有黑，随要随有，又快又准。这时，他見空就插了一句：“仅仅根据后来五个区不完全的汇报，杀牛卖牛的共有十二起！”石書記点点头，說：“成績不小，十二起！这正是上級通报的好材料！今天，不是打游击搞土改的时候了，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新玩意，一不小心就要栽跟头！有人欢喜报喜不报忧，我倒欢喜听忧不听喜，群众越叫得凶，我們就越要冷冷靜靜坐下来，泡他个三两龙井茶叶，好好地喝上一喝，想上一想！”說到这里，右手就这么輕輕一揮。

大家对他这个手式是熟悉的，他开会有个惯例：在开始时总是微微带笑，默默无言，等到他右手这么轻轻一挥，哪怕再复杂的争论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他的冷静、尖锐、魄力、修养，全县闻名，常常是干部闲谈的资料。戴荣很敬佩他，连对他那一挥手，虽有三分害怕，却有七分欢喜。现在，他又这么一挥，戴荣只感到脸上发烧，而且烧得痛快，真的，什么时候才能锻炼得象他这样呢？

末了，石書記告诉大家，听说省委也在争论这个问题，意见还没统一。他望望大家的眼睛，再三说：“记住，省委没有明确指示之前，要在原地踏步，对自发社要坚决控制，马跑得越快，绳子要捏得越紧！不然就会摔下马来！记住，你们回去不要独出心裁，要什么花头点子！”

会议到这里算完了。大家肩膀也轻松了，区委書記們又活潑起来了。秋风秋雨已过，愉快的春节来了。

包圍和突圍

过不几天，石書記把戴荣等几个得力干部找去了。省委就要召开县委書記會議研究这个问题，石書記很快就要去参加會議，他很耽心會議期間下面乱来，到回来时难擦屁股，所以特地派他們下去检查工作，調查情况。戴荣被派到三区去，石書記一再叮嘱他：“深入是不容易的，这种时候头脑最易发热，千万別給大轟大搖的現象迷住了，不要走干部路綫，要到广大中間落后群众中去摸摸，要深入、深入、再深入！”接着一

連揮了兩次手。

深入、深入、再深入！怎麼辦呢？戴榮受了石書記在區委書記會議上的啟發，就先在區里挑了一個基礎最差、哄得最凶的青馬鄉，又在青馬鄉里挑了一個基礎最差、哄得最凶的白馬村，決定從這裡深入。這村子有十三家人家正在鬧辦社，過去却連長年組也沒办好，黨員沒有一個，團員只有一個獨種，還是老早發展的，叫做何順江，二十四、五歲了。鄉幹部告訴他，這個團員是屬驢的，順了他的毛抹還好，倒了抹就撩蹄子摔尾巴的，又是根杠子貨，作用沒起多大，杠却抬了不少。這些時，三天兩頭地到鄉里來吵。

果然，第二天戴榮剛起床，就聽見外面有人喊：“鄉長！”鄉長在外面房間辦公，戴榮在里面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只聽見鄉長“嗯”了一聲，半天才說：“你們又來啦，我早說了，我們作不了主，沒法貸款，”“你弄錯了，我們不是……”“我才不錯呢，不是什麼？你們總以為办了社就好貸款，不知道上面扣得正嚴呢，你們要辦互助組，多少還能貸兩個，你們要搞自發社，一個子兒也沒有！”那人不吭不响，等到鄉長這陣頭雨過去了，才說：“你該完了吧，好，我說：我們不是來討錢的，是來找人的！”“找人？”“找人！找縣里老戴同志！”聽到這裡，戴榮就趕了出來。

戴榮一看，他人倒也沒什麼特別，精精瘦瘦，平平常常的，這種青年你到處可以撞見，點點頭就輕輕放過去了。只有一點，他說話急了，鼻子里就吭嗤吭嗤地响，好象一把燒開了的水壺，光有壺嘴冒氣還不够，連壺蓋也被冲得扑扑騰騰的。他

見了戴榮，就趕上來笑着說：“昨天就聽說你來了！你要是再遲出來一步，我們胡子就給刮光了！”說到这里又回頭喊了聲：“余二伯，進來呀！”戴榮這時才見着門口還有個六十上下的老头，一只腿站在門外，一只腿跨在門里。何順江笑了說：“你大概是長了胡子，怕給刮了，我倒不怕，沒長胡子，以後怕也長不了，根子早給鉗光了！”鄉長一時還瞪着眼，答不上話來，他們就把戴榮拉出了大門。

出了門，戴榮說：“我沒見過你，你倒象認識我？”他說：“你去年到我們這里做過總路綫的報告。你是團委書記，見一眼也就記住了，怎認不得？”他調皮地一笑，又說：“昨天聽說你來了，我們社員說：‘你們的头子來了，快去！’一巴掌就將我推出門了！”戴榮見他這副樣子，心里有三分高興三分擔心，這小伙子的確有股不由你不歡喜的蠻勁，却又的確有股不由你不担心的冒失，還有四分着急，他這麼一說，下面的文章就難做了。

他們走一路談一路，何順江說：

“老戴同志，你不知道，我們辦社的勁真大呢，去年年三十晚上，我們談了個通夜！家家戶戶談論，七十二個煙筒冒煙！初二、初三，我都是在紅旗社睡的，拜師父，學徒弟。余二伯也是這樣，他跟紅旗社副主任是兒女親家！”說到这里他對余老头使了個眼色：“余二伯你自己談吧，你是個副主任呢！”

余老头笑笑，說：“咳，我是個啞巴主任，笨口拙舌不會說，親家是走了兩趟，也沒談什麼，不過是問問收入、吃穿什麼的。

戴同志，咳，說句見笑的話，庄稼人是實心眼，干部再講合作社好，總是吃公家飯說公家話的。親戚到底是親戚，總得說句貼心話。嘿嘿，一通也就通了，——我不會說話，以實道實，你是主任，多談談吧。”

他兩個人言來語去談了一路，象打鐵那樣，你一錘我一下地。戴榮心里着急嘴巴難開，他兩個人談着談着又訴起苦來了。

余老头說：“戴同志，我們十三家人家倒有九戶貧農，這九家牛毛沒有一根，車板沒有一塊，想添條牛，鄉長又偏不肯貸款，你還能想啥辦法？”

何順江搶着說：“你提這做什么！你沒聽見村上黃胖那班富農笑呀：‘他們是跑爛了草鞋倒貼錢！’真嘔死人！——不貸就算，只要把劉世榮家團住了，有他家那兩條大牯牛也就勉強行了。可是，老戴同志，我們辦社總該批吧，又不行！又是骨干少，又是基礎差，這本經真難取呢！”

戴榮心里暗暗記住了劉世榮三個字，又想，再守不攻就打被動戰了，就反問他：

“你們怎不先把長年組辦好呢？”

“唉，長年組比辦社還難！老天爺發頓脾氣，旱呀雨的，你搶先他恐後，想長長不了！”

“你看，你們社里黨團員是不是少了些？”

“是少了呀，所以推來推去推我這個團員當了主任！但總可以補救，我打算趕快發展幾個團員，我自己也找黨支部要志願書去！”

戴荣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他們吃惊地望着他一眼，不則声了。戴荣心想，这家伙的毛真有些难抹呢，只得慢慢地来。

进了村子，戴荣想找一般社員聊聊去，可是他两个不离左右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。不但这样，何順江总先来个介紹：“这是县里戴書記，这下好了，有話尽量談吧！”連余老头也吹簫納眼地說：“对了，灶老爷上天，有好报好，有坏报坏，以实道实。”戴荣心想，糟了，陷到包圍里了，社員談些什么也沒听进去，反正又敬烟来又敬茶，尽說乡里怪話。后来他摸到刘世荣那家，一屁股坐定了，心想：快吃中飯了，这个包圍总該撤消了，总可以和刘世荣深入談談了。但哪知道，好容易等到吃中飯时候，何順江却一把拉住他：

“走，走！到我家吃中飯去！”

戴荣赶紧掙脫：“不用費事了！在这里吃算了！”

“呵，难道嫌我家穷，飯菜不好？要是这样，我就罢了！”

戴荣只好赶忙分辯。

“那好，我說呢，难道真的嫌我家穷呢！”說一声“走吧！”

两个人就动了手，就是条沒穿鼻子的蛮牛也別不过，戴荣怎行！一路脚不点地象騰云駕霧似地被架到何順江家里，戴荣肚里干急得冒烟，何順江也不管他臉色如何，只催媽媽赶忙做菜。他媽媽是个近七十岁的老太婆了，爬进床肚底下，摸出个小罐子，一把拿出五个鸡蛋，戴荣硬攔也攔不住。老太婆笑了說：“同志，我們不把你当外人，你也別客气！几个鸡蛋算什么，只巴把社办好了，把这层穷皮蛻掉！”戴荣見他娘儿两个这样，怒也怒不起来了，只感到过意不去，更增加了几成着急。

“难呵!”他想。

吃完了,戴荣温和地对何顺江说:“今晚开个妇女会吧,只要四十岁以上的,我想跟她们聊聊。”做儿子的不则声,做妈的倒忙说:“那好哇,我也来!”停了一会,戴荣又说:“你们几个干部太忙,别参加了。”

“不忙!再忙也要找你谈谈!”

“唉,我们有的是谈话时间,你们一来,老太婆就会依赖你们,不肯谈了。”

何顺江眼睛望着别处,鼻孔里吭嗤吭嗤地响,半天,说声:“好吧!”两人分了手。

两人心里都有个疙瘩,戴荣呢,心里闷得发慌,不知怎么搞的,说了句谎话,心里象梗着块石头;何顺江呢,也是一肚子心思。当初乡里没批,何顺江对社员说:“别急,上面一定会批的,难道走共产党毛主席的路还不准吗!”就靠这句话打气,这下好,盼来盼去,绕来绕去,别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!

他想了想,就找到余老头家,两人商量了半天,决定晚上躲到窗外去听听风声。里面正嘀咕着,只听见外面“啪拉”一响,两人赶忙出来一看,原来是余老头的女儿洗碗失了手。这姑娘名叫余小巧,其实长的浓眉大眼,大手大脚大力气,什么都大,只有鼻子太塌太小,小的逗人欢喜,也惹人讨厌,是村里有名的疯姑娘,是余老头的活宝贝。当下,余老头还没开口,余小巧就把嘴巴撅起来了,老头子一句重话也没敢说。等到老头子一进去,余小巧把抹布一丢,就奔出去了。

晚上,两人到了那里,只见窗外早已有了五、六个青年人,

晃头晃腦地巴在那里，何順江怕被里面識破了，忙抓了一个，悄悄問他：

“誰叫你們来的！”

“余小巧！”

余老头一听，就把女儿拉到外面：“你喊这么多的人来干什么？”

“給你两个人助威呀！”

“又不是打架！”

“我們保証不打架，悄悄悄悄地好了！”

“你給我回去！”

“你們能偷听，我們为什么不能偷听？”余老头急忙指指嘴巴，指指里面，只好算了。

窗外人不少，窗里也熱鬧，四十岁以上的老太婆都来了。戴荣心想，不費点口舌启发启发是不行的。开头，他簡單談了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是对的，这段是省不掉的，“但是，”他轉了个弯：“办社有許多困难，不知大家好好想过沒有？今天不管有什么意見，都可大胆談談。”他又一字一眼地說了一遍，等着，却沒人說話，他又鼓动了一下：“大胆些，哪个老人家帶头打头炮！”有个老太婆悄悄說：“青年人才起帶头作用呢，我們都七老八十了！”別人低低笑了起来，还是沒人說話，戴荣又輪着催了一遍，到底还是那个老太开了口。

戴荣悄悄的問了旁边人，才知道她姓周。她說：

“你越催我們越慌，不瞞你同志說，这样的婆婆会，連今天我們只开过三次。”有的人又輕輕的笑了起来，她繼續說：